目　录

我参加解放邱北县城的经过……邓　庆（1）
回忆老鸦电战斗四十周年……何晓晖（10）
树皮“五·一九”惨案记实……张杰俊　吴仕凯（16）
广南县那洒地区剿匪记……吴仕凯　段荣海（21）
我参加革命的几点回忆……段忠海（25）
山心人民抗暴斗争记实……季祥口述　孟琼璋整理（31）

∞　∞　∞　∞

“三多”给邱北人民
　带来的深重灾难……张　兵（34）
兵匪不分的年代……刘正炎（47）
抢劫美国汽车案……严为政　张敬仲（51）
对民国十四年大饥荒的回忆……洪兆权　刘光汉（63）
一九二五年邱北大饥荒目者记实……严为政（66）
从“大杨官”点滴看
　国民党政府官官相护……以　德（68）
舒区长借刀杀害李庭珍……严为政（74）
恶霸彭继周……文史办（78）
仗势敲诈百姓的彭立飞……文史办（89）
朱国才出钱买乡长当的下场……耿　宜（92）
旧社会我的家庭遭遇……彭立刚（9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温浏街的一次土匪抢杀案……王怀信（99）

◇◇　◇◇　◇◇　◇◇

邱北县图书馆事业……李毅泰（102）
土司昂尚才的房舍遗址……陈明　杨文光（107）
何季华同志诗词拾遗……文史办（109）

◇◇　◇◇　◇◇　◇◇

解放后邱北教育简介……李　谦（112）
明末至解放前夕邱北教育机构的建置……张荣坤（125）
科举制度与邱北教育……李　谦（129）
何季华与水塘小学……张杰俊（133）
邱北县第一所女子学堂……李　谦（143）
回忆邱北县参议会和教育
局的一场笔墨官司……刘文汉（145）

◇◇　◇◇　◇◇　◇◇

邱北手工业概况……黄宝璋（147）

◇◇　◇◇　◇◇　◇◇

解放前邱北群众娱乐的
"太平会"……洪兆昌　陈芳国（158）
祖宗牌位的来历……张正荣（161）
官寨沙族过大年……王玉堂（167）
何季华体察民情的故事……张杰俊（173）
一个热心公益的外地人……钱学之（175）

我参加解放邱北县城的经过

邓　庆

1949年3月下旬，随着云南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胜利支队二大队在何配贤，武德明同志的领导下转移到邱北天星、瓷陶等地区。当时接到一支队长何现龙同志的通知，叫何配贤到天星的一个小村子竹蓬会他。为了减小目标，何配贤只带我和张扬山等四人同往。到了竹蓬村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向何现龙同志汇报后，何现龙同志就对何配贤说："我这次是代表前委来，把武德明同志调回前委工作，委任你（何配贤）为护乡10团团长，委任马应明（冯景行）同志为政委。现有的胜利支队二、四两个大队就编在你这个团，再把你们以前打砚山的人召集起来搞一个大队"。何现龙同志布置交待后，我们就回来工作，从此我们的番号就叫护乡10团。

1949年3月30日我们的部队转移到距邱北城约25华里的茶花寨。当天下午就接到罗兆丰同志从上寨送来的情报说："黄团已于今早从邱北城开向开远方向去了。如果你们能在明天邱北街子天，派内应打入城内，邱北城可破。城内只有马崇明的匪部城防。"我们及时开会研究，一致认为机不可失。最后由马应明同志决定，派遣周家华同志率领十三位同志混入城内当内应。我认为在这种关键时刻，我有必要去

参加当内应。当我提出申请参加时，何团长不同意，要我留在外面攻城时指挥部队。我始终强调，“内应搞不好，靠强攻是不易奏效的。”结果领导才把任务交给周家华和我负责。

当天晚上我们十四个武装就从茶花寨赶到上寨罗兆丰家和他研究入城计划。他提出：“明天是街天。敌人怕我们趁机攻入，早就把街场移到南门外大操场（运动场）赶啦！等到街子要散的时候，你们就去帮助你们相熟的亲戚朋友把东西搬回城，就可以混进城里。”周家华提出，他在城里熟人多，他进城去恐怕会暴露目标。给我带六人进城，他带六人在城外接应。我想既来之则担之，可是我从来没有进过邱北城，人地两生，怎么办呢？罗兆丰提出由钱荣先同志陪同我一道进城，就住在他家。因为他是借故下乡教学来参加胜利二大队的，从未暴露过身份。其余五个同志各找熟人亲友搬东西混进城去，就住在寿福寺（今朝红街）某家，好取得联系。罗兆丰特别交待：城里的联络人只找王瑞琨就可以了。

30日下午我们来到街场上就各行其事。黄自强、沈绍福等五同志很顺利的通过敌人戒备森严的南城门，机、步、手枪都是双岗，守卫者荷枪实弹，我和钱荣先同志趁人挤嚷的时候硬起头皮也混进了南门。

到了钱荣先家（现在西正街豪华商店处），我们马上就叫他的侄子去把王瑞琨同志请来，我把要他做的任务讲清：一、首先了解敌人的行动，对我们入城有无发现。二、摸清敌人守南门城楼的兵力布署。三、想尽千方百计搞到敌人的夜间口令。四、以上工作做好后，先通知寿福寺街的同志做好抓南城楼的准备，再通知城外部队猛攻。

王瑞琨同志接受任务出去约十多分钟就回来说：“寿福

寺那边的同志不慎泄露了机密。他们听说敌人要清查户口，已经翻城墙出去了。”钱荣先就问我：“怎么办？只我俩人在城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是不是也得出城去另想办法。”我说：“既来之则安之，现在有王同志协助，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干到底，我们不能辜负党和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办法大家来想，现在我们先去看看退路再说。”我转到他家的后园子里发现有一堵坏缺墙，这里离小营盘街不远，是隐蔽和撤退的好地形。又安置了钱的侄儿到门口放哨，并交待他：如果看见有拿枪的人到别的人家搜查时，就立刻假装喊狗为警号，我们就可以躲到后园子的瀍墙内作战斗准备。

在情况紧张时，我提出了一个冒险的行动计划向钱、王商量。我问：“城防队队长马崇明过去和钱同志可有交往？”钱、王都说过去很相好。我说：“既然如此，趁他急于了解我们的情况，王同志，请你去告诉马崇明，就说钱某今天由乡下回来，去找他玩玩。他一定会来，我躲在房门后，等他一进门来，我就用手枪顶着他，叫他投降。他这些公子少爷是怕死的，再加上你们的劝说，事情是会成功的。”这时钱同志面有难色。王同志说：“这个办法好是好，要是我们都象你一样，那就好办了！”我马上意识到他们有家室累赘。我就说：“王同志，你继续出去了解敌人的行动，回来再根据情况的变化，再作出对策。

王瑞琨出去不到半个钟头就转回来说，敌人已召开了县政紧急会议。有人提议清查户口，有人提出反对说：“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要是清查户口就要引起战火，邱北城就要遭殃。”最后有人提出：“最好是和他们（指我军）的人谈判。他们进城，无非是搞点经费、粮秣。只要他们不进城，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免得惊吓老百姓。”现在的问题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就是想找我军的人来谈判，但是若找不到。王同志谈完后我说："既然如此，硬攻不如软攻。王同志，马崇明不是住在你家吗？你回去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问他：今晚为什么戒严？他和你是世交，一定会把情况告诉你。谈到苦无门路找我军谈判时，你就说听到一点风声，共产党进来的人有一部份住在大营盘，可以通过老百姓找到谈判，请你相机去试试看，但一定要搞到敌人的"口令"。"

果不出所料，王瑞琨回到家里见到马崇明愁容满面，忧心忡忡。王问："有什么事？"马说："共产党已经混进城来了，不得不戒严。县政府决定叫我去找他们的人去谈判，不知怎样去找？"王说："听说有部份来在大营盘，如果你们的人去找，肯定要误会，枪就要响，只有通过认识他们的老百姓去找，才不致发生误会，如果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去试试看。"马崇明听到有点路子很高兴的说："瑞琨兄，就请你辛苦一遭吧！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苦恼。现在天已黑了，时间紧迫，你快点去吧。"王瑞琨顺便就说："你们戒严得这么紧，我不知道你们的'口令'，怎么能通行呢？"马崇明迫不及待的就把"口令"告诉王瑞琨。

王瑞琨把口令搞到手后高兴地来见着我们。经过我三人商量后，即刻由王同志先带我到云程小学第一道台阶旁的那堵破墙后面等着。他再转回家交待马崇明不带人不带手枪，由他陪着来会我。他对马说："双方都如此，如果出了意外，双方及我都用全家的生命财产担保。现在就可以去会。"马崇明及时把手枪解在烟床上，拉着王瑞琨就走。钱荣先越城墙出去，送"口令"给周家华，如果谈判不成，就合兵硬攻。

是晚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听到云程小学门口三声咳嗽（是事先规定好的），我知道他们来了，握手介绍以后

就开始谈判，马崇明首先提出来的条件就是要求我们把城里的人撤出去，外面的部队不要攻城，他们愿意给我们一部份军粮军饷。我提出的条件是，军粮军饷我们都不要，我们有老百姓供给。我们要进城来和老百姓见见面，因为邱北城的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队伍。他说："要是我们不让你们进来怎么办？"我说："你们不让我们进来，现在我们不是进来了吗？"他问我："你们进来多少人？"我说："不多，只有二百人。"他又问："进来这么多人，住在什么地方？"我说："现在说明给你，你也来不及了，全城都有！"他问："你们是什么部队？"我说："来攻城的是护乡10团，想来你们也知道，前两天我们的何现龙支队长带领三个团来到邱北。"他抢着问我："要是打起来，黄团回头来救援邱北，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攻邱北城是虚，要打黄团才是实。现在告诉你，我们已经有两个团布置在长冲，等着他来，钻进口袋，有一个团在密纳一线作两线接应。再说给你一点：你这个城防大队的人，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人，包括你们的机枪手普底街小定发的哥哥王某等人，都是我们的人。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掉转枪口，对准你们。你想想为什么弟弟在我们这边，哥哥又会在你们那边呢？"他说："这么说，我们就无路可走啦！"话停了一下。后来我说："路有三条，看你们要走那一条？"他说："邓先生，就请你指出来听听。"我说："第一条你就把我杀掉，表示你们坚决反共反人民，坚决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我要是怕死，也就不会来了。还要告诉你一点，现在我们有一个营已经包围了下寨，我一个人死了，就要你们几十个人来抵我的命，首先是下寨彭县长一家老小，你们就算目前逃脱掉，将来也恐怕逃不了。"他又紧问第二条，我说："第二条，你们干

瞻把四城门打开，欢迎我们的部队入城，你们正式宣布起义，这是光明大道。”他同样不表态。接着又问第三条。我说：“第三条嘛，可说是走中间路线。你们也不抵抗，我们也不追击你们。你们撤出城，让我们进城来和老百姓见见面。以后我们撤出城，你们又回来当你们的县长就行了。请你考虑一下，研究走哪一条好？”他想了一下说：“要走只有走第三条了，但是以后省政府来追究，我们就担当不起了！”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我双方由高处放几枪天不亮，老百姓也不惊动，以后就说共军势大，抵不住，暂时撤退，这就行了嘛。”他说：“那末只有第三条路可走了，但是我不能决定，最好你我一道去见彭县长由他决定。

我们三人一同走到县衙门门前，马崇明就让我先进去。王瑞琨怕我进去吃亏，两次拉我的衣角，示意叫我不要先进去。我暗暗把他的手磕开，接着对他说：“王先生请你先回去交待我们的人一声：如果半个钟头不见我回来，就请他们按原计划行动，等不着我了。”马崇明很惊惶的接着说：“半个钟头不行，说不定彭县长还有好多话要和你谈呢。”最后由半点钟加到两点钟，王瑞琨就走了。

我和马崇明走到彭县长的休息室（即卧室），见面介绍后，他就邀我到大烟床上抽大烟，我说：“不会”，就坐到对着房门的品椅上，我可以观察室外的行动。想不到在马灯、路灯、电筒下，看到很多武装人员都是荷枪实弹，出出进进的瞅着我。我马上意识到空气这么紧张，我坐的位置不利，要是敌人从外面开枪，我本钱都捞不着一个。我就趁谈话之机说：“我的耳朵有点背，县长说的话，我有些听不明，还是接近点好。我就走到他的大烟床边，说声：“县长，对不起，我的衣服很脏。”我把鞋子一脱，上床去就是一个盘脚

坐在他的对面。我是这样想的：要是他的人干我一枪我也要拉一个县长垫底。我就扯谎说，身上的虱子太多了，借故抓痒，暗暗地把手枪梭到盘腿内，明里和他谈话。眼睛还是看看出进的武装。

马崇明把方才和我谈判的结果向彭立铨作了叙述，我也作了插话，彭想想后表示同意，并问我："听说你们的队伍进城，都要抄几家的财产，可有这种事？"我答复他："有，但我们抄的是一贯为非作歹，作恶多端，老百姓恨之入骨的人，我们才清算，不是凡有钱的人都清算。"他说："要是让你们进城，一家都不清算，我们给你们三百两大烟作军费，可不可以？"我说："大烟我们不要，致于说清算不清算，我不能决定，那是领导才有决定权，但我可以把县长的希望转报给领导来决定。"他就问我："你不是当官的吗？"我说："我是一名战士。"他说："我不相信，象你这样的战士能有几多！"我说："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象我这样的战士真是车载斗量。"最后马崇明插话，确定走第三条路的办法：拂晓前由他们先撤出西、北门，打三枪为信号，然后才准我们部队开枪，从东、南门进入，以免误会。

谈完后摆出宵夜来请我吃，我戒心地把饭吃完后即告辞。他就交待马崇明约我到大队部去休息。到了大队部，我就向马崇明说："现在我需要回去和我们的人见面了，不然他们久等不见我回去，乱动起来就麻烦。"他说："你快去快来，我才好交南门的钥匙给你。"我怕他盯稍，转到大营盘又才转来钱荣先家。王瑞琨也在，我把谈判的一切情况向他俩谈清楚，以后就由钱翻城墙出去汇报给罗兆丰、周家华他们，叫他们时刻提高警惕，以防敌人的诈术。又叫王先回家去监视马崇明的行动，我随后才去向他要钥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狡滑的马崇明，他怕我拿到钥匙先把城门开了放部队进来，他们就逃不脱了。他不但不给我钥匙，而且把我和王瑞琨缠住在他的大烟床上，一直熬到黎明，然后他才说，拿钥匙的人在南门城门洞等我，叫到那里一喊，就会有人出来开城门给我。我即刻告辞，急忙转到钱荣先家，约着他互相掩护到达南城门。我大声叫："开城门！"果然有一个人，提着一串大钥匙来开城门。

我们的部队已齐集在南门外，准备冲入，我对周家华说等一等他们的信号枪。这时天已大亮，我们等了约10多分钟，还听不到敌人的信号枪响，我怕有诈，就首先开枪，等到敌人的枪声在北门外响时，我们的部队就从南门冲进城里。

我指挥一个中队去清算地霸反革命田禾家，其余的部队由何配贤、周家华两同志指挥，占领了县政府和外围的警戒。胜利支队四大队占领了东门街。临时调来的杨秀丰大队也赶到驻西门街。社会秩序稍稳定以后，我就派人去找原来敲大锣的人，叫他到各条街鸣锣聚众，喊各家到县政府门前开群众大会。

开会时，首先把我们清算田禾家所得的东西全部分给贫苦群众。继而由何配贤和我在会上讲话，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宗旨及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群众举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4月2日我又奉命到曰者乡去争取彭立铨、马氏弟兄和胡国相来投降靠拢我们。顺便争取麦地冲刁培书支持我们。我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如刁培书当时表态，只要看得起，要枪要人，那时通知，那时出动。马崇孝一直陪我与彭立铨谈到深更半夜。3日我从曰者回城时到了八道哨，胡国

相已在石桥上等着我，我请他转告他老九叔（胡秉忠）一起约着起义，他表示愿投靠革命。我一路走着很庆幸这一次的统战工作做得很顺利，这完全是靠党的威望啊！

当天下午回到城里，焦树功同志就把处决假借我党我军之名，到处抢劫人民财产的贾匪，假沙人的事告诉我。又见李芬同志也带着砚山警卫大队来庆贺。后来何配贤才告诉我，王廷基是护送岳世华来的，还有陈庆芳、到振江率十二支队向克勤率双龙营武工队来合并我们成立为一个团的。

4月6日在邱北中学的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由滇东南工委副书记岳世华同志宣布邱北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和护乡11团的正式成立。马应明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刘振江任护乡11团政治委员，陈庆芳任团长、何配贤任副团长，向克勤任政处主任，王廷基任参谋主任，下面建立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中队：李铣、李芳芬任一大队正副大队长，教导员赵万象。杨建武，张炽光任二大队正副大队长，教导员罗明。周家华、邓庆任直属中队正副中队长，指导员杨铎。以后又接受新的任务，继续战斗，直到全国、全省解放。

正当邱北县人民政府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思忆往昔，欲沥沥在目，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出生入死，与敌人斗智、斗勇、才换来今天的幸福。我们这些幸存者，应该追念那些不顾身家性命、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同志，如钱荣先、王瑞琨两同志，如果谈判破裂，目标暴露，就会导致家破人亡，对这次胜利，他们作出了不朽的功绩。

回忆老鸦屯战斗40周年

何晓晖

老鸦屯战斗至今已整整40周年了，忆往昔，敌军三进老鸦屯，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心情激动。幸福的今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是个幸存者，仅作追忆。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的第二年，敌我力量进一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野战军在各个战场上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捷报频传，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有力地推动了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

同年10月18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在前委的率领下，奉命由越南河阳（今河江）回国，向滇东南进军。这时，传来了我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活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解放了济南的消息，鼓舞着全军指战员，迅速整装出发。部队离开河阳经官坝进入国境，日夜兼程，突破敌人在麻栗坡、西畴、砚山三县内的层层封锁线。于10月26日下午到达邱北县境内的支白山村宿营。晚饭后自救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何现龙同志令王斌和我两人离开部队到老鸦屯等待新的任务。27日夜间10点左右我们二人回到老鸦屯待命。

11月8日晚饭后，得知敌军（二十六军）579团关保华

营要进驻老鸦屯。我们立即离开村子，王斌已率武装去找前委联系；我率10余人武装到村后大山上隐蔽观察敌人动静。关营进村企图捉拿我回村工作的同志，但已离村未得逞。接着把我四哥何锦华扣留起来，要叫交出我来，我哥说他去那里我不知道，你们扣我也无用。后经本村进步人士常志高和孟汝文等几位绅老多方营救，拿一百两大烟交给敌军营长关保华，次日早上释放我哥，接着敌人搜抢了我家的一部分财物龟缩城内。敌人离村，我们回村后，得知前委已派一支队政治部主任王跃东（赵国徽）来领导老鸦屯开展游击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和自救军政治部主任杨平（杨德华）一起于头天下午在敌进村前到常志高家，正研究如何开展工作之时，敌人已进村。这时，常志高同志把他们二人立即隐藏到他家二楼上。次日敌人走后，杨平同志在常志高家养病稍好即送回司令部。王跃东同志于当天下午就到我家来住着负责开展老鸦屯根据地的领导。紧接着成立“联络站”，我在王跃东同志的领导下负责联络工作和保护他的安全。与此同时，王斌亦把前委唯一的一部电台，接送和安置在大竹箐刘正文同志家。由祁文、郭兆华负责，日夜收录中共中央指示和新华社广播，开办《盘江报》，刊载我军战斗捷报。王斌同志专门负责电台和一切工作人员的保护工作。随着马应民、向克勤等同志都先后来到老鸦屯，与王跃东同志一起开展武装斗争、护理伤病员和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马应民常来回前委和老鸦屯根据地，负责上下联系；向克勤到普格与孙武先、杨煦荣、李耕溢等，一面进行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发展党的组织，作武装斗争的准备；一面负责安置护理伤病员。

由于老鸦屯根据地的建立，《盘江报》的印发，既鼓舞

了部队指战员和群众的斗争热情，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部队指战员和各族人民群众积极拥护支持，拍手称快，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相反敌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把老鸦屯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消灭在初生阶段。这就出现了“消灭”与反消灭的斗争。

1949年元月25日，敌579团两个营进驻双龙营。我情报员蒋本义派其弟蒋本礼送情况来给我们，王跃东、马应民得知后，立即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决定组织武装阻击敌人进犯老鸦屯根据地。派马炳恒率何良武（解放后叛变为匪军长被我击毙）部40余人枪到大坡、小尖山一带；王斌、苗邑膏、李芳芬率二百余人枪到老干洞、新石桥、小龙树一带；何晓晖率10余人枪到马家松棵设伏待命。次日（26日腊月29日）九点钟敌人于双龙营小学校门口集合后，向老鸦屯进犯，敌人刚进入大龙山脚，我部各阵地奉命进行阻击，激战半个多小时，按原计划立即撤出阵地，我迅速回村向王跃东、马应民汇报阻击情况，并告知敌人已尾追而来。我们立即动员组织群众离开村子。在阻击中我中队长李绍周光荣牺牲。敌人进村后，鸡犬不宁，并把我家的一合房子的瓦片全部打碎。书写反动标语，杨言要活捉我弟兄二人，捉着何氏弟兄，活的每人赏给银元5000元，死的3000元。全村的鸡被杀光，到处摆的是鸡毛、鸡脚、鸡肚杂；粮食片地洒，多少人家的坛坛罐罐被打碎，剩下的几个，里面不是屎就是尿，更为甚者，有的人家的甑子和咸菜坛里装的也是大小便。27日敌人抢掠了群众的一些财物龟缩城内。群众回来，看到此情此景，更加激起群众对敌人的无比愤怒，更坚定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积极拥护和支持游击战争，革命的烈火越烧越

旺，纷纷要求参军参战，全根据地先后组织300多人参加武装斗争。

2月上旬，前委率队前来老鸦屯根据地作善后工作，群众纷纷向前委表示，紧跟党走，誓与敌人斗争到底。接着，前委率队转到小水井、小邑和平坦开会。总结前段武装斗争的经验，研究下步行动计划。令12支队长兼一大队长海涛（龙子湘）率常志高、王廷基、吴敬之等四个大队和何锦华直属中队，共400余人，进回八道哨普者黑、松毛地一带，牵制敌人，掩护前委开会。部队到八道哨开仓济贫，凌晨前撤出，敌579团两个营连夜奔袭八道哨未遇，往白马而去。

2月12日（旧历正月15日）前委在平坦开会胜利闭幕，准备开始新的行动。此时，海涛亦率部队进驻老鸦屯。八大队长吴敬之率队住下寨，大队部住在马炳恒同志家，其余大队和直属中队均住老鸦屯上寨。支队长海涛住在我家里。事先转移出村的群众，有的得知部队到村，也高高幸幸的回家来，准备过“小年”即“十六”。由于领导轻敌，思想麻痹，失去警惕，让附近村寨的战士也请假回家过“十六”（元宵节）。13日（旧历16日）凌晨，大雾茫茫，遭579团尾追的两个营，分三路包围了村庄。首先下寨的哨兵阵地被敌人毁了，吴敬之率队边打边往上寨靠拢，海涛、常志高、王廷基、何锦华等边打边抢占有利地形，边阻击突围。战斗打响后，我军全体指战员视死如归，顽强反击，有的同志解下烈士的枪弹，向敌人猛打猛冲，掩护战友和群众分路突围，战斗异常激烈，毙敌60余人，伤敌20余人。我部指导员李有用、陈国彦，中队长尹培武、杨应光，副中队长陈显廷、李朝全，分队长丘印武、尹扬坤，战士刘民、余小东、胡朝林、王顺祥、朱亚夫，政工干部王家忠等39人牺牲；

大队长王廷基，战士赵安福等八人在突围中负伤；支队长海涛在屋后箐林里，依托石巷与敌人激战到最后，滴水未进，毙敌10余人，因负伤未突围，把枪藏好，天黑后隐藏到包谷草堆里，次日凌晨在昏迷中被俘。剑子手黄贤其得知后，亲自跑到牛路坡头冷笑着说："老海如何还有说的吗？"老海同志以蔑视的眼光看了敌团长黄贤其一眼，说到："杀人罪魁，你笑得过早了，作为我个人，为共产主义而战是我的信仰，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这不是你们最害怕的吗？蒋家王朝很快灭亡，作为蒋家大小走狗不是最怕人民的审判吗？此时你又如何？"黄贤其听候便恼羞成怒，大吼一声，抬走。大队长常志高、指导员赵雄等17人在突围中被俘；李铣、吴敬之、何锦华等其他同志均突围出去。

老鸦屯人民为了根据地的建设，对革命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全村113所民房被烧毁94所，群众被杀害13人，重伤1人，被抓走23人，全村财物被烧光和抢光，损失银元100万余元。

被俘和被抓人员，除海涛、常志高、赵雄三人被敌人押至平远街杀害外，其余人员经王斌托李泽生，何锦华信告蒋本义设法营救。蒋本义接信后，立即写好保状请双龙营的30多位有声望的父老签名盖章后，与李泽生一起进城设法迎救。事后，群众22人被保释；15位游击队员和群众徐文清每人向敌军交大烟10两或银元10元以上方释放。

这次遭敌军袭击，损失惨重，教训深刻。但是，老鸦屯人民虽然在98天的日子里，遭到敌人的先后三次袭击和烧杀抢掠，被杀害军民50余人，财物抢劫一空。革命的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加坚强勇敢，在党的领导下，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尸体，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革命的

烈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党派来的向克勋、李友等同志的领导下，深入组织发动群众，又组建了120余人的双龙营区武工队，沿着革命的道路，完成先烈未尽的事业。

为纪念革命先烈和英雄的人民，老鸦屯战斗后，将原地名老鸦屯改为“雄山”。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永远活在雄山人民心中。

1989年2月21日（旧历正月16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